



GRAND COMMISSIONERS 大收藏家

20 世纪之初，两位绅士决意拥有当时工艺最精湛、功能最复杂的时计，他们的故事展现了美国精英阶层对收藏态度的巨大转变。且听斯泰西·珀曼 (Stacy Perman) 娓娓道来。

从 1865 年美国结束南北战争到 1929 年的经济大萧条，算来时间刚好一个甲子。正是在这一期间，美国从欧洲的阴影中脱颖而出，成为世界超级大国。这是产业大幅转型、科技迅猛发展的年代，对一些人来说也是财富超乎想象的年代。马克·吐温在 1873 年出版的小说《镀金时代》用书名巧妙地归纳了那个年代。这个时期见证了美国工业大亨的兴起，以及随之而来的财富文化的开启。

卡耐基、洛克菲勒及范德比尔特等家族成为社会新贵。他们生活在取之不尽的财富中，对他们来说，每朵银色云彩的背后似乎都有灿烂金光。他们家财万贯，生活豪奢，无一例外。对比他们兴建的豪华宅邸，即便是皇家城堡也只能黯然失色。在 1883 年范德比尔特家的舞会上，科尼利尔斯·范德比尔特二世夫人 (Mrs. Cornelius Vanderbilt II) 在纽约上流社会大出风头：她身穿以钻石镶边的白色丝缎晚礼服；藏在裙子中的电池令她像电灯般璀璨耀眼，当电力还是稀有之物的时候，电衣更是时髦非常了。在芝加哥实业家科尼利尔斯 (Cornelius Kingsley Garrison Billings) 为庆祝曼哈顿养马场揭幕而举行的派对上，36 位贵宾在宴会厅内骑着马用餐，没有人为此感到难堪。这些活动尽管排场极尽奢靡，却也突显出当时美国经济的迅速增长与社会分化。

不过，正是在这个自成一体的世界中，这种一掷千金的豪举催生了工业大亨成为上流社会鉴赏家的理念。富有的精英开始用文化来装扮自己，享受财富所能带来的精致品味。同时，商场上的你争我夺及出人头地的风气很快便转化为在社会上也要高人一等的强烈渴求。艺术成为他们的猎物。美国大亨不受约束地尽情追寻适合自己口味的早期艺术大师的画作、挂毯、雕塑等一切欧洲文化遗产。其中许多私人收藏为美国之后涌现出的众多公共艺术机构奠定了基础，包括纽约的弗里克收藏博物馆，甚至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与此同时，美国富豪对精密时计的兴趣也与日俱增。

数百年来，时计一直是王室贵族的专属玩物。这些瑰丽的计时仪器通过时间联结起科学与艺术，仅供极少数人享有，成为权势的标志。最优秀的钟表工匠都会争取君主的支持，其精彩恢弘的作品泛光盈彩并为君主献上敬意。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一世在位 45 年，她曾拥有许多时计，包括一枚由绯闻情人莱斯特伯爵所赠，制成黄金宝石手镯式样的腕表。如今，伊斯坦布尔托卡比皇宫收藏有许多可以追溯至 17 世纪的钟表精品，印证了昔日奥斯曼时计市场的活力。当时的苏丹喜爱赏玩时计，视其如天文消遣；欧洲最好的钟表制造工匠为了取悦富有的苏丹则纷纷涌向当时的君士坦丁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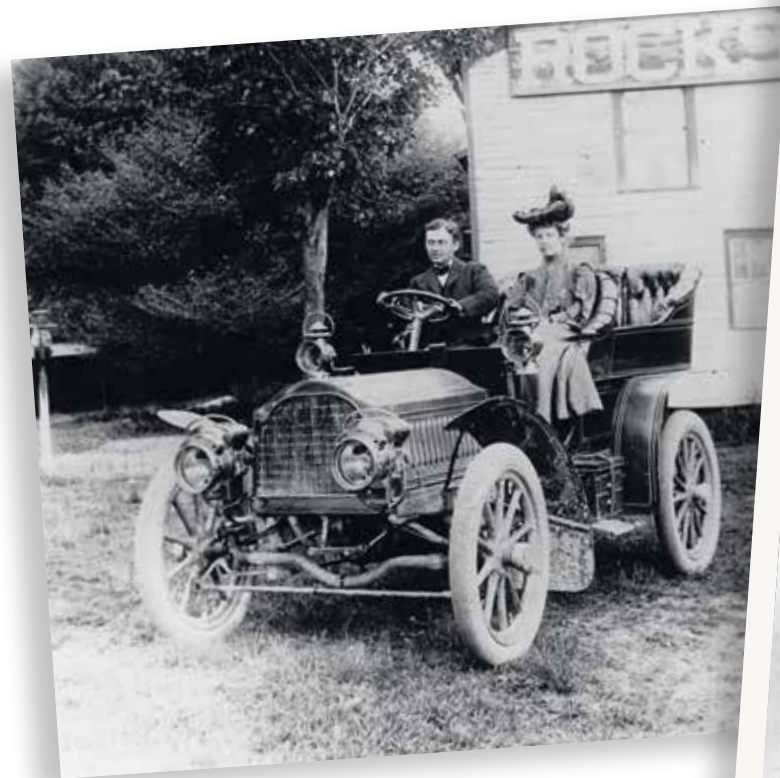
在 20 世纪初的美国新兴富豪圈中，一枚古董时计的重要价值就如他们随意挂在大宅墙上的早期艺术大师杰作，既是富贵的象征，也是具有相当历史价值的收藏品。其中尤为瞩目的是银

行家约翰·皮尔庞特·摩根 (John Pierpont Morgan)，他收藏了 200 多枚时计，包括拿破仑在 1800 年送给那不勒斯国王的音乐时计。

若论 20 世纪热爱时计的杰出钟表收藏家，则非詹姆斯·沃德·帕卡德 (James Ward Packard) 及小亨利·格雷夫斯 (Henry Graves Jr.) 莫属。他们都是美国式成功的典范，帕卡德是白手起家的企业家，而格雷夫斯是华尔街的富家子弟，他们从多个方面改变了时计收藏的方式。尽管他俩的经历和性格大相径庭，却热衷于同一事物：最卓越的顶级复杂功能时计。他们委托百达翡丽施展制表工艺魔法，将他们的神思妙想化为现实。其后 30 年间，这“三驾马车”利用 15 世纪的游丝技术和 20 世纪对时计功能的渴求，打造出一枚枚震惊世界的时计杰作。

帕卡德及格雷夫斯对搜罗古董时计均无兴趣，既不为金光闪闪的褒奖，也不为学术研究。反而，他俩更热衷于委托百达翡丽根据他们

本页：纽约银行家小亨利·格雷夫斯 (上左及右图) 热衷于收藏艺术品、稀有钱币、中国瓷器及超凡时计。工程师詹姆斯·沃德·帕卡德 (下左及右图) 醉心于制表工艺的精密机械设计。
右图：1883 年，范德比尔特二世夫人在范德比尔特派对中身穿别出心裁的“电光”晚礼服，此服装为庆祝新时代的标志电灯泡的发明而设计。



的奇思妙想创造出整个时计系列，供他们个人使用。当时大部分收藏家都会让制表工匠自由发挥，展现其专业技术及艺术才华，他们却喜欢亲身参与制作。据悉，格雷夫斯会预先审核设计草图，不管是陀飞轮还是万年历，他都会具体指定腕表的复杂功能，就连细微末节也不放过。当他俩成为严谨的收藏家及百达翡丽的忠实拥趸时，均处于人生的关键时刻。

帕卡德生于1863年11月5日，适逢机器时代。他是家中次子，父亲是白手起家的杰出商人，在俄亥俄州华伦市经营木材及锯木厂生意。由于对机械的迷恋，他会收集各种各样的小装置。喜欢鼓捣小玩意的帕卡德最爱拆东西玩，通常还会做一些改进，再重新组合起来。21岁时，他从宾夕法尼亚州理海大学毕业，是校史上最年轻的机械工程师。1890年，他创办帕卡德电气公司（Packard Electric Company），成为推广白炽灯泡的先行者。他始终是一位发明家，拥有上千项个人发明，其中包括与夫人伊丽莎白（Elizabeth）所居豪宅内的升降梯及电动旋转门。

1899年，帕卡德创办了后来众所周知的帕卡德汽车公司（Packard Motor Car Company），因推出美国第一辆豪华汽车而闻名。帕卡德汽车拥有优雅的线条和先进的工程技术，而帕卡德这位工程师最先由汽车方向盘入手引进许多创新发明，后来全部成为业界标准。科技的大胆承诺加上敏锐的审美意识赋予他无穷创意。如同帕卡德汽车公司总裁后来对帕卡德的评论：“粗糙与不完美会伤害他的感情。”就像他的时计一样，帕卡德的汽车皆为融合创新科技的精妙杰作。

相比之下，格雷夫斯虽然在纽约拥有很高的社会地位，但他给人的印象却是沉默内敛，生活并不奢华。若不是他的时计收藏，他几乎肯定会被历史遗忘。

格雷夫斯于1868年3月11日出生在新泽西州奥兰治一个显赫的世家，家族生意遍及铁路、金融及商业。他的父亲老亨利·格雷夫斯是纽约证券交易所总裁，南北战争之后与人在华尔街合办麦克斯威尔与格雷夫斯（Maxwell & Graves）公司。小格雷夫斯加入父亲的金融行业，从推



帕卡德的黄金戒指时计（上图），制作于1917年，是已知百达翡丽在这一时期生产的唯一一枚同类时计。帕卡德汽车（下图）装有这位汽车大亨新发明的方向盘。格雷夫斯与夫人佛罗伦斯合照（下右图）。



左图：格雷夫斯超级复杂时计有24项复杂功能，打破了1933年交付前其他所有时计的纪录，被视为全球最复杂的时计。这枚黄金怀表有900个独立零件，历时5年方才制成。下图：帕卡德委托百达翡丽制造著名时计No. 198 023，1927年交付，具备10项复杂功能。页底图：帕卡德的黑檀手杖有一个银制时计手柄，还可换上象牙把手，被认为是百达翡丽制造的唯一手杖时计。



动工业经济发展的各个领域获得丰厚的融资和利润。

1896年，他与佛罗伦斯·伊莎贝拉·普勒斯顿（Florence Isabelle Preston）结婚，岳父是富有的商品经纪人。这是财富与门第的结合，因为格雷夫斯夫人的家族渊源可以追溯至查理曼大帝。这对夫妇及4名孩子在欧文顿哈德逊镇（Irvington-on-Hudson）4万多平方米的家族庄园，以及曼哈顿第五大道上的复式豪宅内过着舒适的生活。夏天，全家人会乘坐私人火车包厢前往鹰岛的阿迪朗达克山区“大营地”度假，与洛克菲勒家族为邻。

如果说帕卡德是制造专家，格雷夫斯便是大买家。他的父亲热爱艺术收藏，是美国著名的稀有中国瓷器收藏家之一。格雷夫斯在父亲身边一丝不苟地学习艺术鉴赏。他还是出色的运动健将，马术、游艇、射击样样精通。不过他对收藏有着真正的热忱，一如对待运动，他力争取胜。

格雷夫斯独具慧眼，搜寻精致艺术品的能力无可匹敌：从早期蚀刻画大师杰作、美国独立战争时期的海军版画到法国镇纸。在收购稀有中国瓷器方面，他多次超越父亲。在他那令人叹为观止的钱币收藏中，有一枚1804年的银元，素有“钱币之王”的美誉。作为不懈的搜寻者，他享受着追寻宝物的乐趣。

不过，要想界定格雷夫斯收藏品的价值，还要看他保守秘密的热切程度。例如直到1936年的一场拍卖会上，格雷夫斯收藏的阿尔布雷希特·丢勒的《亚当和夏娃》（Adam and Eve）版画以惊人的一万美元成交之后，他的收藏之丰才引起人们的注意。此前，圈外人士从未意识到格雷夫斯一直以来收藏了大量的珍贵藏品。

帕卡德及格雷夫斯的人生在时计收藏上产生了交集。他俩都在时计中发现了隐藏在其中的伟大微型世界。在帕卡德眼中，时计承载着至微的精密技术；在格雷夫斯看来，时计呈现了一类美学的极致。

帕卡德1880年代后期在纽约市Sawyer-Man电灯公司工作时，才开始对机械腕表，或更准确地说是对复杂功能时计真正产生了兴趣。公司办公室就在纽约钟表珠宝区侍女巷（Maiden Lane）附近，他曾在这条迂回小巷中的许多商店里流连忘返





返，搜罗最上乘的制表工艺杰作。

作为工程师，帕卡德热衷精益求精，喜爱解决问题。每当发现复杂功能的创新组合，都令他思如泉涌。他特别喜欢三问功能，他在百达翡丽找到了一位能启发灵感的合作伙伴。1905年，他获得首枚为人熟知的百达翡丽顶级复杂功能时计（No. 125 009），这枚18k黄金三问计时表拥有万年历和大小报时功能。它标志着帕卡德与百达翡丽重要合作关系的开端。

帕卡德与百达翡丽建立的特别情谊以两枚独一无二的时计为象征，它们都不是怀表。第一枚是1917年交付的18k金戒指时计（No. 174 659），也是已知百达翡丽在这段时期生产的唯一一枚同款时计。一年后，帕卡德又收到一枚手杖时计（No. 174 826）。他经常在家附近散步，还用一本皮革面日记本记录距离、时间及天气。这枚独有的时计用黑檀木做杖身，杖头是一个旋入式银色时钟，另附一个象牙把手。

格雷夫斯对时计感兴趣的起因与同时代大多数绅士一样，认为拥有精美的黄金怀表是社会地位和财富的象征。他是蒂芙尼公司的常客，并通过蒂芙尼开始走进百达翡丽的时计世界。百达翡丽在日内瓦天文台计时赛中的获奖时计尤为吸引他的注意，以他对卓越、速度和珍稀的钟爱，这毫不意外。值得注意的是，格雷夫斯购得许多枚百达翡丽时计，而且全部都是获奖时计，包括仅生产过

上图：帕卡德在纽约州肖托夸湖（Lake Chautauqua）驾驶游艇（左图）。帕卡德历来热爱探险，曾多次参与公路旅行，并借机测试公司汽车的性能。图中他（右图）开车经过美国第18任总统格兰特在纽约市的墓园。对页左图起：格雷夫斯、

妻子佛罗伦斯，以及他们最年幼的两个孩子格温和乔治。1896年，他与富有的商品经纪人之女佛罗伦斯·伊莎贝·普勒斯顿结婚。家族徽章及其座右铭“实事求是胜于虚有其表”（Esse Quam Videri）镌刻在夫妇的银器、格雷夫斯的袖扣及他珍藏的多枚时计上。

3枚的百达翡丽铂金陀飞轮三问表。

假如说帕卡德沉浸在技术进步的旅程中，那么格雷夫斯则视怀表为卓越的标志，可以根据他的喜好专门订制，并能握在手中欣赏。不久，他的兴趣从收集最精密的天文台时计发展为拥有复杂功能时计，且功能越多越好。他渴望拥有每种类型的功能，继而要求要该类型的顶级代表。发展到最后，他只收藏无与伦比的时计。

格雷夫斯主要通过蒂芙尼委托百达翡丽制造了数枚独一无二时计。其中一枚为百达翡丽最早期的钱币型时计（No. 812 471），一枚1904年的20美元金币侧边有一道隐密的小门，弹开后显现出里面的时钟。怀表不再流行之后，格雷

夫斯的兴趣转向腕表。百达翡丽仅生产过4枚酒桶型三问腕表（其中两枚为铂金表壳），他一人就拥有其中3枚。

1916年，帕卡德收到一枚No. 174 129的黄金顶级复杂功能时计，拥有16项复杂功能，包括“foudroyante”秒针，可以测量几分之一秒。这款卓越时计面世的消息在时计迷中广泛流传。正是这枚怀表激发了这两位绅士更大的好胜心。其实，格雷夫斯此前已委托百达翡丽为他打造一枚顶级复杂功能时计，包括具备12项复杂功能的No. 174 961腕表，较帕卡德的“foudroyante”跳时指针时计少了4项复杂功能。

自此之后，他俩大幅加快了委托制造腕表的步伐。1927年，病重的帕卡德在克利夫兰医疗中心长期住院治疗期间，收到了也许是他收藏系列中最重要的一枚“帕卡德”时

帕卡德和格雷夫斯委托百达翡丽根据他们的奇思妙想创造了整个时计系列，供他们个人使用。

计（No. 198 023）。这枚天文时计有一幅天体图，500颗金质星星按俄亥俄州华伦市上空精确的光度闪耀，是百达翡丽第一幅天体图。不到一年之后，帕卡德溘然长逝，他深信这时计已带他跃至顶级复杂功能时计的巅峰。

据闻，格雷夫斯也曾与百达翡丽进行密会，要求百达翡丽创制“最复杂的时计”，必须“难以置信的精密”且具备“最多的复杂功能”。这开启了百达翡丽近5年的漫长历程，创制出超级复杂功能时计“格雷夫斯”（No. 198 385）。这枚超凡的双表盘怀表有900个独立零件，24项复杂功能，至今仍然是收藏家梦寐以求的时计之一。

超级复杂时计让格雷夫斯登上顶峰，也标志着新的开始。一个世纪前为帕卡德及格雷夫斯创制的这些超卓时计展现出百达翡丽精益求精的制表传统，这是百达翡丽时计制作工艺的基因，通过百达翡丽，无数的当代顶级复杂功能时计得以传承。从1989年为纪念百达翡丽创办150周年推出的Calibre 89，到2001年问世的天文陀飞轮时计，乃至2014年近期推出的大师弦音腕表，它们都是历史的鲜活见证，是永不褪色的黄金年代，诉说着昔日的精彩传奇。◆

如需了解有关本文的更多独享内容，请访问 patek.com/owners，点击 Patek Philippe Magazine Extra。

插图：© STACY FERMAN, A GRAND COMPLICATION: THE RACETO BUILD THE WORLD'S MOST LEGENDARY WATCH (ATRIA BOOKS/SIMON & SCHUSTER)